

<<玄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玄武>>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8739

10位ISBN编号：7539928735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凸凹

页数：425

字数：5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玄武>>

内容概要

玄武村村长王立平的妹妹看上外来打工仔、有妇之夫冯景旺。

王家因此残忍杀冯家唯一一头驴，掠走熟透的玉米，逼良为鸭。

王立平因艳羨村民万援朝媳妇美貌，将万援朝一棒打成植物人。

炎炎夏日，求告无门的万援朝全家长跪县政府喊冤……忍辱多年，万家秘密收集证据，一夜狂奔检举王立平…… 玄武是一个庞大而混沌之物。

有人说，它给人一种老实、迟缓、顽固、睡不醒的感觉。

然而，真是这样吗？

在当今农村，一些更深刻的蜕变正在发生……

作者简介

凸凹（史长义），北京作协签约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永无宁日》等。

其中，《慢慢呻吟》被评论界誉为“远离宏大叙事，用简洁的诗性笔调反映重大主题的范本”。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植物人第二章 醉鬼子第三章 冤家路窄第四章 投告无门第五章 听天由命第六章 吃软不吃硬第七章 不闹县委第八章 钝刀子刺肉第九章 灭顶之灾第十章 趁火打劫第十一章 交易第十二章 罪有应得第十三章 肥水偏流外人田第十四章 勾引第十五章 饮鸩止渴第十六章 堕落的欲望第十七章 谁是刁民第十八章 遍地血腥第十九章 跟县长叫板第二十章 星夜检举第二十一章 华丽的死亡第二十二章 乡村理想国跋
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物人 老爷儿愣在头顶上，白辣辣的，一动不动。

池塘里最后的一层表水，霎时就渗光了。

裸露的淤泥漪曲着丑陋的斑纹，类似老人卵蛋上的皱褶。

在皱褶里，一尾尾从来没长大过的小鱼，拼命地挺了挺身子，终于长大在死亡中。

一股股呛人的鱼腥味，像无形之水，在池塘上空打着旋儿。

一只碗口大的龟扯裂了淤泥的封口，蹦了出来。

随之而出的还有一条翠皮蛇，蛇齿就衔在龟尾之上。

它们拼命地纠缠着，身上的泥斑纷纷脱落，裸露得光光灿灿的。

“龟蛇交尾哩。”

塘边的枯树墩上靠着一个死尸一般的老人，这时他从牙缝里送出一声叹息。

同时，池塘东头的破庙里也传来龟蛇打挺的哗剥之声。

那里立着一块不明年代的玄武碑，碑面上雕的正是“龟蛇交尾”的图案。

图案突然就缓缓地拱了起来，像伤疤愈合之后结痂的创面裂出细细密密的一缕缕缝隙，最后终于噼里啪啦地脱落了。

土瓮无声无息地坍了下来。

旺儿被埋在里边。

“完了！”

完了！

旺儿失声叫着。

等适应了眼前的黑暗，他的手开始向四周摸索。

终于抓到一团软软的东西，他浑身哆嗦起来。

“哆嗦个啥？”

我还没死哩。

“一个女人平静地说。”

旺儿嘿嘿笑了两声。

土瓮本是被闲置的，可是入夏以来，老爷儿晒得太歹毒了，晒得池塘都要干了，烧砖的土坯是应该慢慢地干的，现在却暴干暴躁的，一上窑就散了。

窑主孙成才便让工人把几十万土坯揸进土瓮里，慢慢阴干。

旺儿就是那个看坏的。

瓮里且热且闷，土坯整日里率率地响，旺儿的心从此就不舒展：“早晚得鸡巴塌了。”

然而王秀珍还整日里往瓮里跑，她欺哄着旺儿哩。

王秀珍是村长王立平的妹子，高中毕业后就在家慎着好人儿，慎来慎去把自己慎成了老姑娘。

她瞄准了旺儿那天，挽起袖子让旺儿看她的胳膊肘子，瓮声瓮气地说：“你看，这是老年斑。”

旺儿咧了咧嘴，表情暧昧。

因为他知道，老年斑代表着王秀珍坚定的意志。

（时间：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家里又断粮了，父亲让母亲去借粮。

“你为什么不去？”

母亲反感地问道。

父亲嘻嘻一笑，说：“因为你是女的，人家给面子。”

“粮终于借回来了。”

由于喜悦，母亲忽略了一个细节：她对襟的扣袷系错了扣眼，参差相吊，露出一小角肚皮。

父亲脸色青灰，试图庄重一些，但母亲的脸色比他还庄重，身子渐渐地矮了下去，蹲在地上。

“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借粮就借粮，干啥让人摸奶子？”

“你这个人更鸡巴操蛋，粮食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让他摸奶子，他凭啥借你？”

<<玄武>>

” 父亲想了想，自己竟惭愧地摇摇头：“懒得跟你置气。”

” 饭吃饱了，父亲百无聊赖地在村街上趔了几遭，再进屋时表情很平静。油灯吹熄了，俩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又纠缠在一起。

“你这人咋这么没脸没皮？”

” 倒是母亲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

“你又没缺斤少两。”

” 油灯啪的爆了一声。

虽然已熄了很长时间，灯捻里残聚的热量好像刚刚才释放出来。

池塘边躺倒的老人叫万明全，老爷儿刚露火屁股的时候，他去了一趟乡政府。

管治安的副乡长于宝力对他说：“你别鸡巴瞎告了，人不是没死吗？没死就将息着吧，大热天的，谁的心里都烦。”

” 于宝力是在暗示乡长的态度，叫他识相点。

老爷子喉咙哽咽了一下，对于宝力说：“你先甭说别的，先给我点水喝。”

” 桌上正好有半杯白开水，于宝力看了一眼，万明全也看了一眼。

于宝力和气地笑了一笑，把水杯端了起来，万明全浑浊的眼睛有了点儿亮光。可他潇洒地拧了一下腕子，就把水倒在了地上，然后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桌上。

“我这儿哪儿来的水，拿什么给你喝！”

” 于宝力的表情还是那么温和，甚至有几分斯文。

万明全默默地站了起来，又默默地走出乡政府大院。

虽然院里有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但他都视而不见——他的两只耳朵突然吱吱地叫了起来，脑袋肿胀得要炸了。

果然就炸了，咣咣地，炸弹一颗接着一颗。

身边的司号员脑袋给炸飞了，脖腔里紫黑紫黑的血毫不吝惜地喷着，血腥让人都窒息了。

万明全给吓坏了，身体直直地挺出了掩体。

他不是被突然的死亡吓坏的，而是惊异于一个人的肉身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

是战友把他硬拉进掩体的，并朝他脸上重重地打了几个耳光。

他从此落下了耳鸣的毛病。

情绪一激动，双耳就吱吱地叫，战斗力几乎全部丧失了。

因此，到朝鲜还不到一年，他便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

刚一踏上回国的火车，他的耳朵就又开始叫，整整叫了一路。

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有好事了。”

” 恍惚中，他老婆大菊就站在他身边，厚嘴唇向他努一努：“可不是咋地，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 “有名儿了没？”

” “就等你起哩。”

” “那就叫援朝，万援朝。”

” 进了自家的院门，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菊。

掀帘子走出的大菊，怀里果然就抱着个婴儿。

“是不是咱家万援朝？”

” 他急迫地问。

“你咋知道孩子叫援朝？”

” “在火车上就知道了。”

” 瓮里的砖坯商量着往下坍，一块酥碎了，另一块也酥碎——正如丧失了意志的人群像在同一个个时刻里均被抽去了筋骨，比着颓下去。

四周一片碎裂的声音，像数不清的蛇拥挤着爬出洞来，在寂静之夜躡拥于枯叶之上。

旺儿把灌进耳朵里的土挖出来，听清了王秀珍粗切的呼吸声。

“得赶快捱摸着出去，不然就真的被活埋了。”

<<玄武>>

”旺儿的声音颤抖着。

王秀珍却笑，乖戾得让旺儿感到有一股寒气。他极恼火，拼命地舞动着双臂，试图掘出一条通道来。但他挖过一抔黄土，另一抔黄土就又补充过来了——就像在活水中下瓢，没办法舀断水流。

“你要是想活着出去，就老老实实忍在这儿。

”王秀珍说。

女人道出了残酷的事实，旺儿恨恨地叹了口气，说：“全娘的赖你，瓮里根本就不能进女人！”话一出口，旺儿自己也觉得没劲，但不这么说又咋说？方圆数百里，上下数百年，窑行里都有这个禁忌——女人是不能进窑口的。

王秀珍伸出手去，碰到了一团热气，知道旺儿就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心里便不禁一动。

“说什么都晚了，你就说咱眼巴前儿该干点啥？

” “等死！

”旺儿有点恨她。

王秀珍捉到了旺儿的一只手，把它放到自己的胸脯上，并且意味深长地摁了摁，“我就不相信，我哥会不带人来救咱。

”旺儿的手像被热油溅了，拼命地往回抽缩，但王秀珍早有防备，把它钳牢了。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那心思？

你的脸皮可真厚。

”旺儿说。

“你可知道，到今天我可还是个黄花儿大姑娘，就这么去了，真是可惜了。

” “那就更不敢造次了，万一被你哥他们挖出来，还以为我就是为了日捂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我心里凄惶。

” “你的话说得可真难听。

” “本来就是嘛。

” “你把声音调大一点儿。

”王立平斜倚在躺椅上，一边搓着脚，一边命令着他的胖老婆。因为他捕捉到了电视中人物的一个非常的眼神，知道下边一定是一场激情戏。果然，探员乔把逃犯摁进警车之后，一回头看见他的搭档珍妮正低头整理她的胸扣。或许是胜利的喜悦膨胀了珍妮的乳峰，以至于小小的纽扣从扣眼里惭愧地退了出来。珍妮抬起头来，与乔的眼神碰在一起，她居然嫣然一笑。接下来，珍妮同乔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在床上起伏起来。她恬不知耻地叫着，很夸张。

“再大一些。

”王立平说。

“你就不怕被邻居听见？

”他的胖老婆说。

“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她都敢叫，我有啥不敢听？

”王立平一边听着洋女人叫床，一边更意气风发地搓他的脚气，皮屑争着飘到地上，白花花一片。

头上的土哗地落下来，弄得两人都不敢睁眼。

因为王秀珍刚才来了一个激烈的动作，把旺儿的头揽进了自己敞开的胸膛。

那个胸膛有一股热烘烘的干草味儿，这气味逃生一样钻进旺儿的鼻孔和口腔里，引发了他的呼吸障碍。

他干咳了一声，推了王秀珍一把，头上的土便铺张着落了下来。

“王秀珍，你他娘的找死啊？

”旺儿吼了一声。

“可是，可是，我真的不想死啊。

”王秀珍呜呜地哭了起来。

<<玄武>>

那声音真是丑陋，让旺儿感到一丝惭愧。

鸡叫了三遍了，父亲还没有起炕。

往日鸡一叫，父亲就醒，醒来就坐在炉坑前擦枪，摁牢松动了的火炮子（火枪的引信）。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他抬腿就往门外走。

他身后的门虽然已关了很久，破门而入的早寒还呈雾状在家人的睡脸上起起落落地着。

鸡叫三遍的时候，父亲又破门而归，火枪的枪筒上挂着他的猎物——通常是三两只松鼠和数只家雀，有的时候是山鸡、猪獾和野鸽子。

打到狐狸和夜狸子的时候，他一般不往屋里拿，因为它们腥臊的气味很让母亲腻歪——她只闻上一鼻子，身上就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便消减了对父亲的敬意和赞美。

打猎是父亲的日课，他从不偷懒。

因为他打的猎物大多都属“四害”之列，生产队是给报酬的。

他只要把家雀的头和松鼠的尾巴提到队部去，记分员就会主动给他过数，往工分簿上记工分。

一只松鼠尾巴，两分，一颗家雀头，也是两分。

此外，大部分猎物的肉还可以吃。

然而为了几粒粮食，自家的女人却成了别人的猎物，他没有理由再闻鸡而动，去表现他对日子的勤勉和忠诚。

“他爹，你今儿是咋地了？”

母亲往他身边欺哄了半尺，小心地问。

父亲恨恨地翻了一下身，说：“我且问你，你昨天到哪个王八蛋家借粮了？”

“你要做啥？”

“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母亲咧一咧嘴：“要崩，你就先崩我吧。”

父亲咳了一声，不再吱声，然后默默地起炕，默默地坐在炉坑前抽旱烟，面无表情。

母亲小心地给他侍弄了一碗热粥：“他爹，难得你今儿个没起夜，就喝碗热的吧。”

父亲像遇到了陌生人，疑惑地看了母亲一眼，没有去接母亲手里的碗。

母亲端得很尴尬，就把碗放在父亲眼前的炕沿上。

“把碗端走。”

父亲木木地说。

母亲也也地笑。

“听见没？”

把碗端走！

父亲的声音兀地就凌厉了。

母亲依然也也地笑。

父亲终究没有豁达起来，抄起粥碗便朝母亲砸去。

母亲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粥碗在她脚下摔碎了。

一块碎片优雅地在母亲的脚面上画了一条弧线，不久母亲的脚就淌出血来，很快血就汨汨地流欢畅了。

母亲知道自己受伤了，但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还是也也地笑着。

饥饿的蚂蚁成群地从角落里爬了出来，转眼的工夫就把零落在地上的粥食嚼干净了，然后又爬上母亲的脚面，啜饮她的血。

父亲皱了一下眉头，起身摘下墙上的枪，毫不犹豫地朝门外走。

“他爹，求你别走哩！”

在他身后，传来凄婉而清晰的一个声音。

父亲蓦地站住了。

蚁群悄悄地爬走了。

万援朝喉咙里卡了一口痰。

他的眼睑剧烈地抽搐一阵之后，两只眼球便骇人地凸出着。

<<玄武>>

他的媳妇王小翠掰开他紧咬的牙齿，把吸痰的管子准确地顺进去，然后就开始用嘴作业，没有丝毫的犹豫。

蹲在一边抽烟的万明全恨恨地骂了一句：“操他个奶奶的！”

“他觉得自己的儿媳妇太仁义了，不该遭这个罪。

万援朝刚卖完一车西瓜回来，熄了火的三蹦子。

还没停止最后的喘息，村里的电工王大伦就在门外吼：“万援朝，村长让你立马就到村部去，他等不及了！”

“知道哩，我擦把脸就去。

“擦你娘的屁股，就你那张驴脸，咋擦都是黑的。

王大伦的讥讽首先让屋里的王小翠听见了，她挑帘子伸出一张脸。

这张脸又白又媚，万援朝抬眼皮瞅了一眼，嘴角的肌肉便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

他迎着王大伦走了出去。

额上的汗流进眼里，用衣角擦了又擦，睁起来还是很困难，同时眼皮不停地跳。

进了村部，见到王立平一张阴沉的脸，万援朝便有些惶恐，下意识地堆出谄媚的笑，讨好地点点头。

“卖瓜去了？”

“是。

“行情不错？”

“嗯，还凑合。

“既然是这样，你把电费交了。

万援朝困惑地眨眨眼。

他记得前不久他刚刚交过电费，共交了86块2毛2分。

“现在是几月？”

万援朝问道。

“7月。

王大伦不假思索地答道。

“既然是这样，交下半年的电费得到年底呀。

王大伦欲言又止。

王立平响亮地啜了一口茶，发出吱的一个突兀音。

因此，他凝聚了屋里所有人的目光。

“废话，村里哪儿敢收你下半年的电费，收的就是你上半年的。

王立平低垂着眼皮说。

“可是……”王立平不耐烦地摆摆手：“就王大伦这鸡巴人你还不知道？睡觉都走错了门，他把电表看错了。

万援朝被蜇了一样，倏地站了起来，说：“我是和他一起看的电表，不会错的。

然后他讨好地笑笑，补充道：我相信自己的记性。

王立平也站了起来：“万援朝，你知道我讨厌你啥？”

讨厌的就是你这个好记性！”

“那是您对我有成见。

“你是荣军家属，咱哪儿敢有成见？”

你说的净是废话！”

万援朝明白了，这是个既定的阵势，他没有逃脱的余地。

“我要补交多少？”

他决定息事宁人。

王立平对王大伦说：“把收据给他，让他自己瞧。

人家把收据都开好了！”

万援朝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庆幸自己的精明，庆幸自己是个识时务者。

<<玄武>>

但他接过收据一看，心头的疑惑就再也化不开了——上边的金额是个莫名其妙的数字：189元2角2分。他开始紧急思忖。

家里所有的家用电器就明明摆在那儿；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客厅和卧室各一只25瓦的白炽灯。别人家茅房里还安一只灯泡，可精明的他给节俭掉了。

“这咋可能呢，就是重交一回也就是百八十块啊。

”万援朝怯怯地申辩道。

“这咋不可能呢，就是跟你老婆行房事，你不都是开着灯嘛。

”王大伦说完，把自己笑得蹲在了地上。

“你真无耻！

”万援朝脊椎里生起来一股血气。

王立平并不笑，他依然阴着脸说：“话糙理不糙，万援朝，请你交钱吧。

” “不交。

” “凭啥？

” “我没钱。

” “你不是刚卖了西瓜吗？

” “那也不交，你们这是乱收费！

”王立平愣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啥是合理收费，啥是乱收费村里有标准，哪个爷们儿的裤子扣没系紧，露出你这么一条驴圣？

” “跟你们这号人讲不出理来，咱们到乡里去说。

”万援朝转身就朝门外走。

“王大伦，你他娘的把他给我拦住，把他的西瓜钱抠出来再说。

”王大伦吱溜一下就蹿到万援朝前面，用身体挡着，伸手就去掏万援朝还未被体温焐热的钱。万援朝一下子攥住了他的手，狠狠地扭了一下。

编辑推荐

《玄武》长篇小说：大手笔书写时代变迁的乡村抒情史诗，中国乡村50年变革的全景式宏伟作品，改革开放30年献礼巨作。

从小农到村官，是占便宜还是谋利益，从告发到检举，是凭良心还是摆证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